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原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呼啸山庄

[英] 艾米莉·勃朗特 原著
李学斌 译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呼啸山庄 / (英) 勃朗特 (Bronte, E.) 著: 李学斌译. —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7

(世界名著精华)

ISBN 7-5324-4533-X

I. 呼... II. ①勃...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5215号

呼啸山庄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英] 艾米莉·勃朗特

李学斌 译编

曹培生 插图

费 嘉 装帧

策划 应新华

责任编辑 王雨骏 美术编辑 费 嘉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1/48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5 2/3
邮政编码 200082	字数 96,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11,000

ISBN 7-5324-4533-X/I·1838(儿) 定价 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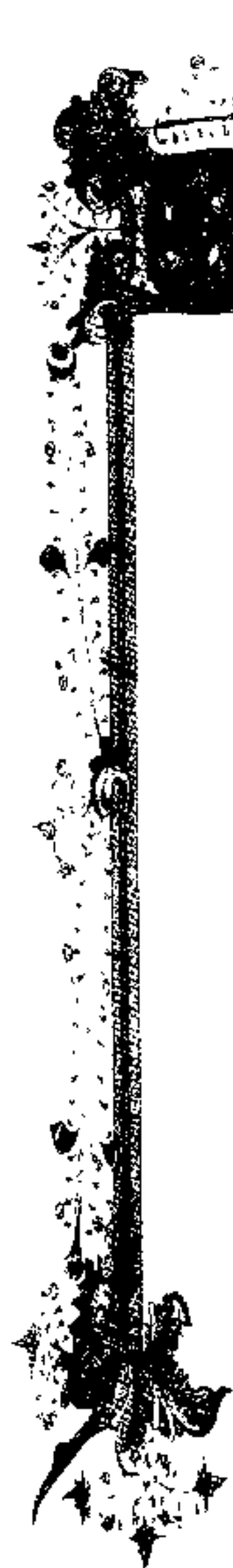
【关于作者】 艾米莉·勃朗特 (1819—1848)，是英国 19 世纪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她和姐姐——《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以及妹妹——《爱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勃朗特并称为勃朗特三姐妹。

1819 年，艾米莉·勃朗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牧师家里，父亲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爱尔兰教士，生有六个儿女。除了勃朗特三姐妹外，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

1827 年，在艾米莉刚满九岁时，她的母亲去世。三年后，艾米莉和三个姐姐一起进寄宿学校读书。由于学校条件太差，大姐玛利亚和二姐伊丽莎白先后患肺结核夭折，只有艾米莉和三姐夏洛蒂幸存。从此，姐妹两人辍学在家，和兄弟勃兰威尔一起开始自学。

艾米莉的父亲是个激进的保守党人，喜欢读书，在家里谈论政治。受父亲的影响，姊妹四个富有正义感，同情周围的穷人，也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夜晚，常以读书写诗、杜撰故事来





打发寂寞的时光。每逢这时，艾米莉总是表现得沉默寡言。可是，内心里她却是热情奔放的，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和其他姐妹一样，艾米莉坚强、能干。在母亲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家里收入很少，三姐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补贴家用。1846年，三姐妹筹款以化名出版了一本诗集，结果只卖掉两本。1847年，三姐妹的小说《简爱》、《呼啸山庄》、《爱格尼斯·格雷》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了成功，受到了当时文坛的重视，而《呼啸山庄》却并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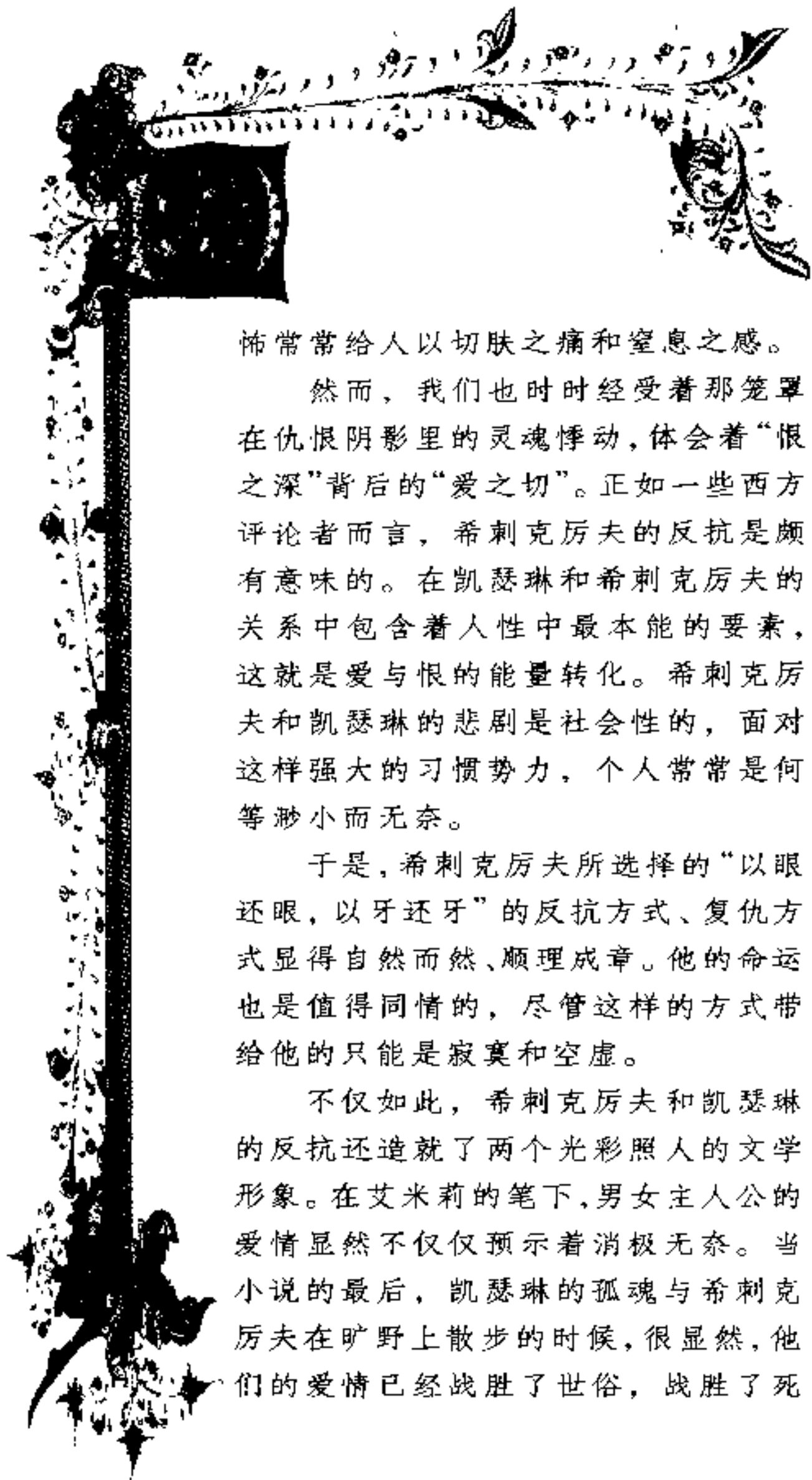
1848年9月，三姐妹惟一的弟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而染病死去。在精神上解脱之余，艾米莉因怜悯和悲伤，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并于同年12月与世长辞。这位后来驰名世界文坛的女作家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让她备感冷漠的人间。



【关于《呼啸山庄》】 在英国文学史上，《呼啸山庄》无疑是一本奇特的书。和那本充满热情、光彩和优雅爱情的《简爱》不同，《呼啸山庄》里更多的是仇恨，是阴冷、萧索、死亡和毁灭。艾米莉看待世界的眼光显然和姐姐不同，夏洛蒂以“爱”来交换“爱”，所以，尽管小说中也有苦难，也有眼泪，但是这眼泪是晶莹纯净的，透过泪水我们看到的是面对人生的坦然和忍耐，是海纳百川的平和与阴霾过后的阳光灿烂。

而艾米莉却是以“恨”来表现“爱”。在短暂的有生之年饱受生活之苦的作者，没有正面表达自己的苦难体验，而是以想象的形式描绘出一个危机四伏、荆棘丛生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温情，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安慰，有的只是无休无止的仇恨、痛苦和毁灭。《呼啸山庄》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委琐而痛苦的，都挣扎在荒野、暴雨与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生存境遇中。那种弥漫在故事情节中的阴沉、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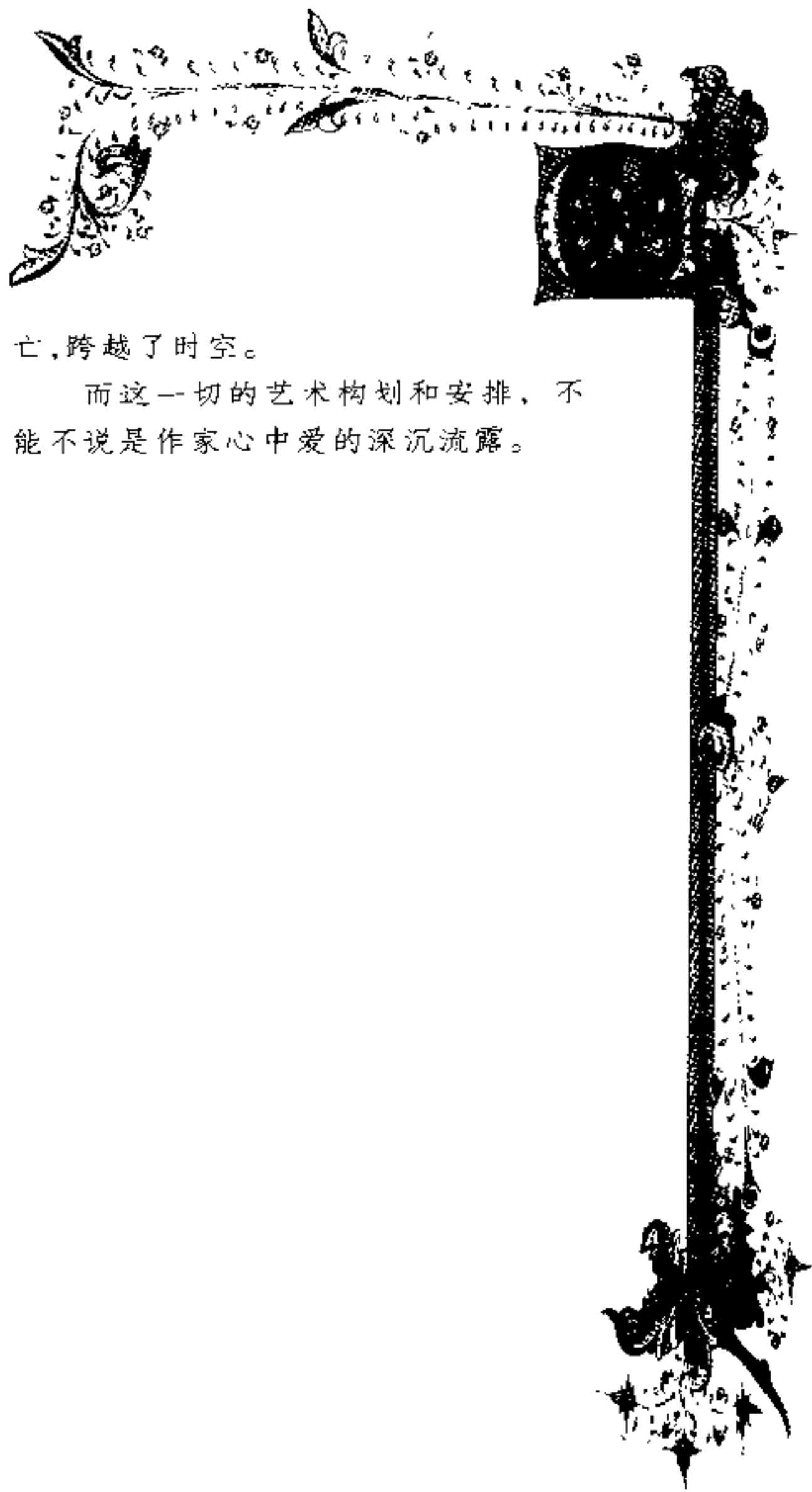


怖常常给人以切肤之痛和窒息之感。

然而，我们也时时经受着那笼罩在仇恨阴影里的灵魂悸动，体会着“恨之深”背后的“爱之切”。正如一些西方评论者而言，希刺克厉夫的反抗是颇有意味的。在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的关系中包含着人性中最本能的要素，这就是爱与恨的能量转化。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悲剧是社会性的，面对这样强大的习惯势力，个人常常是何等渺小而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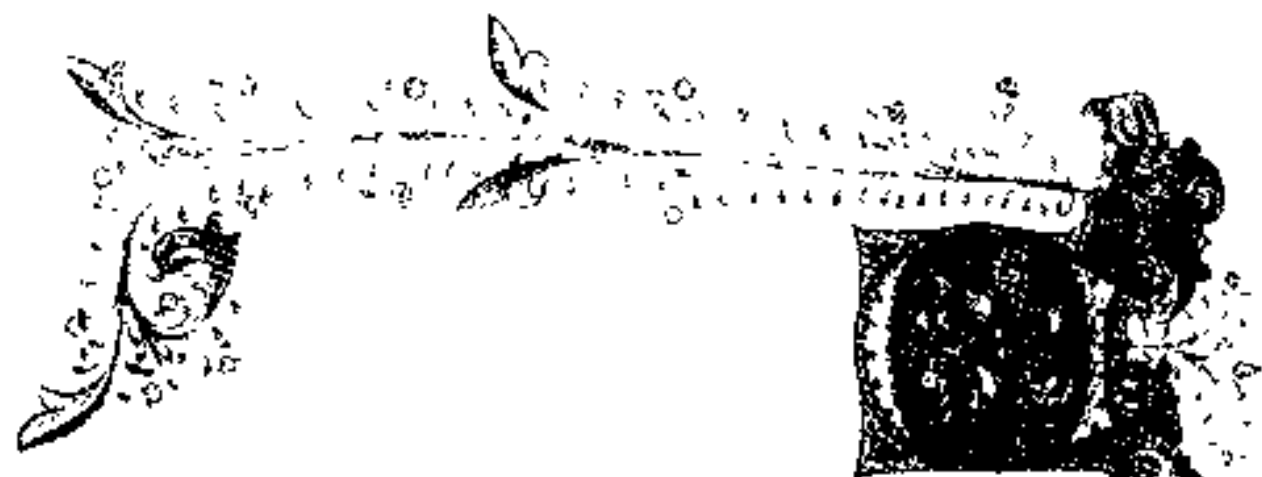
于是，希刺克厉夫所选择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反抗方式、复仇方式显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他的命运也是值得同情的，尽管这样的方式带给他的只能是寂寞和空虚。

不仅如此，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反抗还造就了两个光彩照人的文学形象。在艾米莉的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显然不仅仅预示着消极无奈。当小说的最后，凯瑟琳的孤魂与希刺克厉夫在旷野上散步的时候，很显然，他们的爱情已经战胜了世俗，战胜了死



亡，跨越了时空。

而这一切的艺术构划和安排，不能不说是作家心中爱的深沉流露。



第一章

18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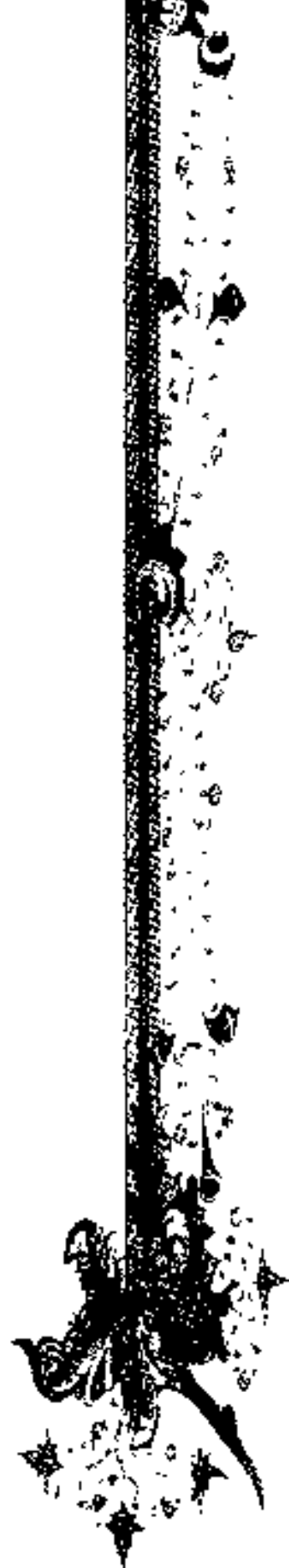
洛克乌德先生在拜访房东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希刺克厉夫。在他骑着马走上前去时，看见希刺克厉夫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猜忌地瞅着他。而在洛克乌德先生通报自己姓名时，希刺克厉夫把手指更深地藏到背心袋里，完全是一副不信任的神气。刹那间，洛克乌德先生对他产生了亲切之感，而希刺克厉夫却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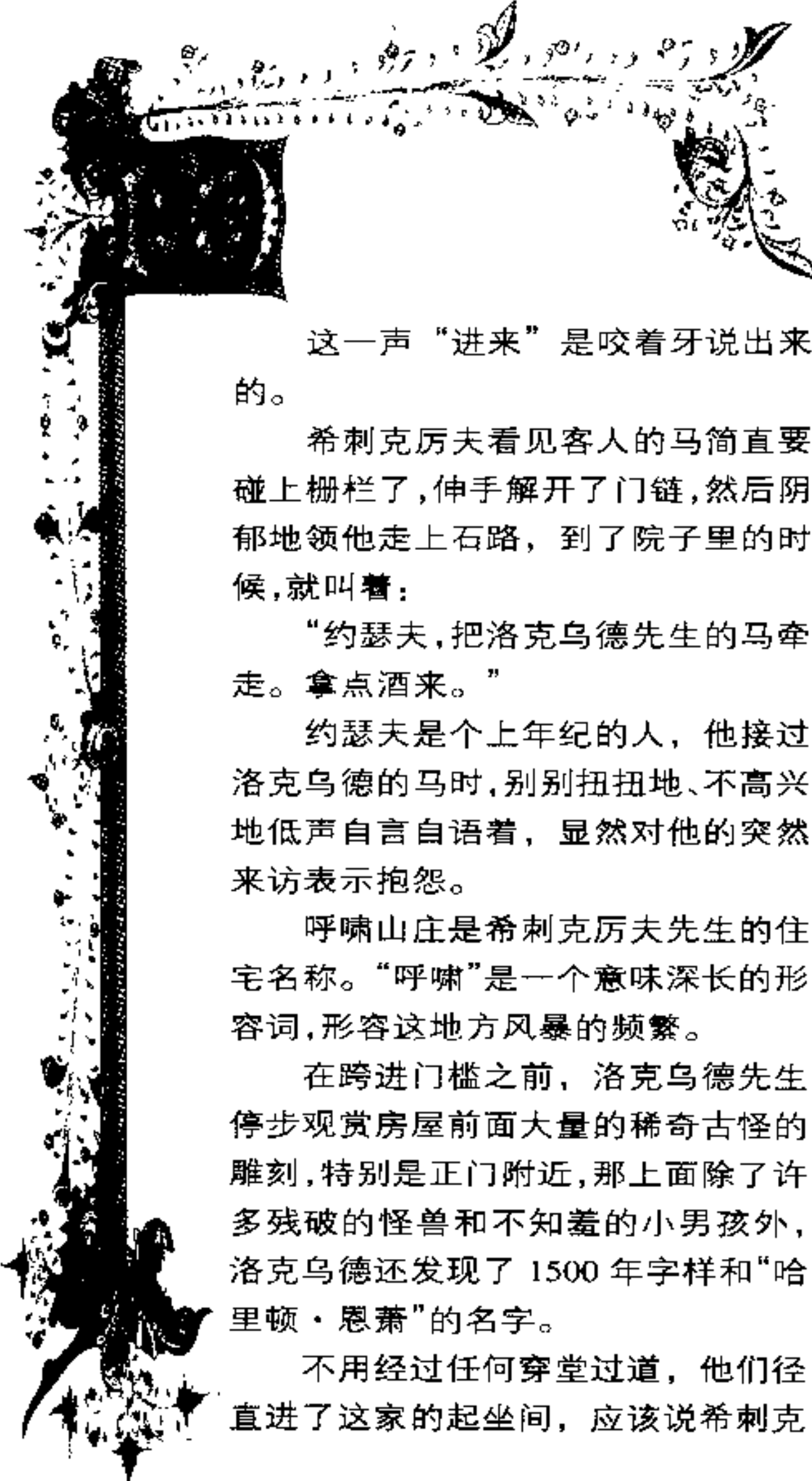
“希刺克厉夫先生吗？”洛克乌德说。

回答是点一下头。

“先生，我是您的新房客。我一到这儿就尽可能马上来向您表示敬意，希望我坚持要租画眉田庄没有使您不方便。昨天我听说您想——”

“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先生。”希刺克厉夫打断了洛克乌德的话，闪避着，同时说，“进来吧！”





这一声“进来”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希刺克厉夫看见客人的马简直要碰上栅栏了，伸手解开了门链，然后阴郁地领他走上石路，到了院子里的时候，就叫着：

“约瑟夫，把洛克乌德先生的马牵走。拿点酒来。”

约瑟夫是个上年纪的人，他接过洛克乌德的马时，别别扭扭地、不高兴地低声自言自语着，显然对他的突然来访表示抱怨。

呼啸山庄是希刺克厉夫先生的住宅名称。“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形容这地方风暴的频繁。

在跨进门槛之前，洛克乌德先生停步观赏房屋前面大量的稀奇古怪的雕刻，特别是正门附近，那上面除了许多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外，洛克乌德还发现了 1500 年字样和“哈里顿·恩萧”的名字。

不用经过任何穿堂过道，他们径直进了这家的起坐间，应该说希刺克



厉夫先生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对比。在外貌上他像一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在衣着和风度上他又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乡绅那样的绅士：也许有点邈邈，可是并不难看，因为他有一个挺拔、漂亮的身材；而且有点郁郁不乐的样子。可能有人会怀疑，他因某种程度的缺乏教养而傲慢无礼；可是，洛克乌德先生内心深处却产生了同情之感，认为他并不是这类人。

洛克乌德先生在炉边的椅子上坐下，而他的房东就去坐对面的一把。为了消磨这一刻的沉默，洛克乌德先生想去摸弄那只母狗。它才离开那窝崽子，正在凶狠地偷偷溜到他的腿后面，龇牙咧嘴的模样，白牙上还馋涎欲滴。洛克乌德先生的爱抚却使它从喉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狺声。

“你最好别理这只狗。”希刺克厉夫先生以同样的音调咆哮着，跺一下脚来警告它。

“对于不碰它们的人，它们不会多





事的。”

“我要是给咬着了，我可要在这咬人的东西上打上我的印记呢。”

希刺克厉夫的脸上现出笑容。

“好啦，好啦。”他说，“你受惊啦，洛克乌德先生。喏，喝点酒。这所房子里客人极少，所以我愿意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大知道该怎么接待客人。先生，祝你健康！”

洛克乌德先生鞠躬，也回敬了希刺克厉夫；他开始觉得为了一只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生气，真有点傻。

第二天，天气又冷又有雾，洛克乌德先生起得很晚，本想就在书房炉边消磨一下午，不想踩着杂草污泥到呼啸山庄了。

但是，吃过午饭，在他怀着这个懒惰的想法上了楼、迈进屋子的时候，却看见一个女仆跪在地上，身边是扫帚和煤斗。她正在用一堆堆煤渣封火，搞起一片弥漫的灰尘。这景象立刻把他赶回头了。他拿了帽子，走了四里路，到达了希刺克厉夫的花园门口。



洛克乌德先生白白地敲了半天门，一直敲到手指骨都痛了，狗也狂吠起来。

一脸苦相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头来。

“你干吗？”他大叫，“主人在牛栏里，你要是找他说话，就从这条路口绕过去。”

“屋里没人开门吗？”洛克乌德先生也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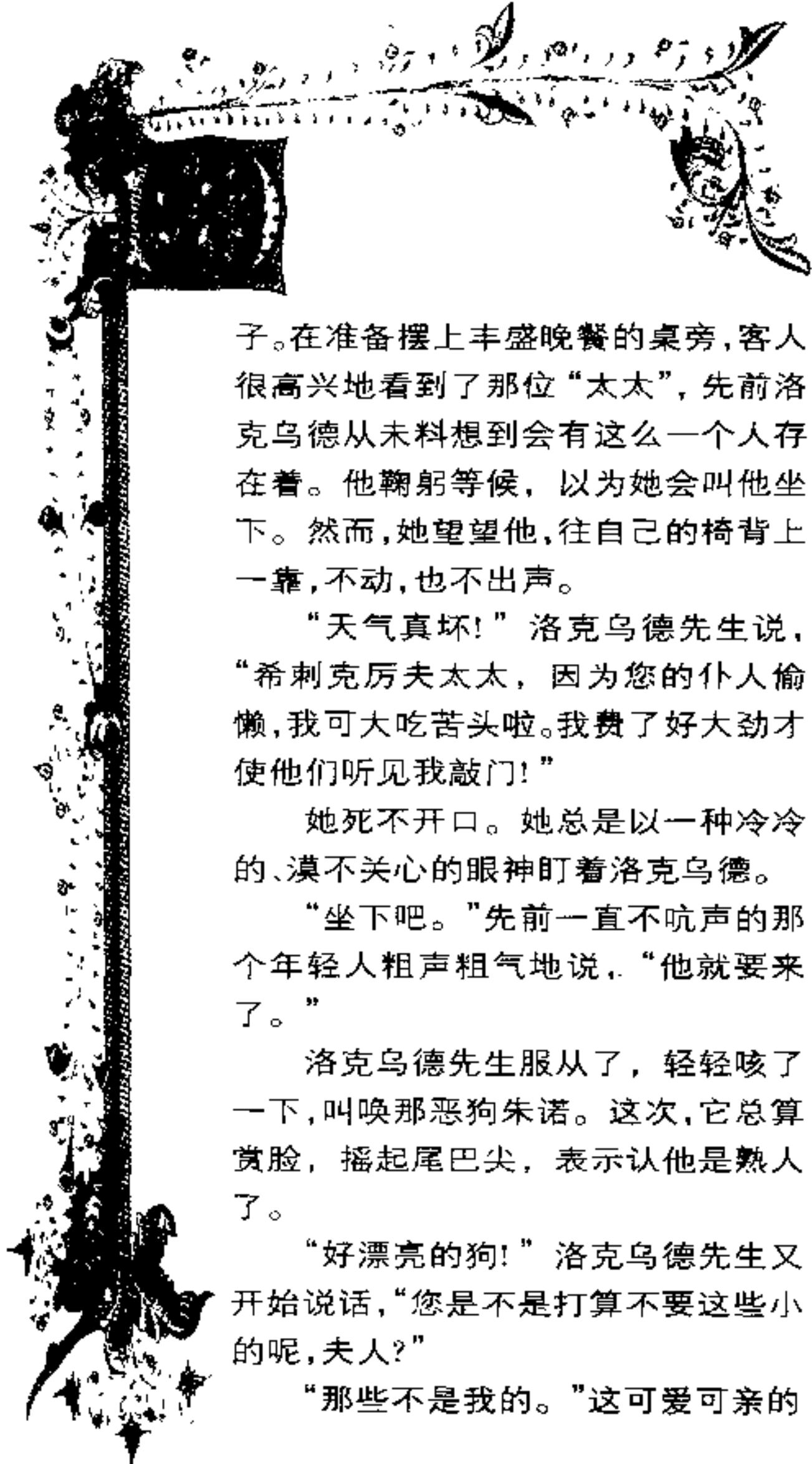
“除了太太没有别人。你就是闹腾到夜里，她也不会开。”

“为什么？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别找我！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呢。”这个脑袋咕噜着，又不见了。

雪开始下大了。洛克乌德先生握住门柄又试了一回。这时一个没穿外衣的年轻人，扛着一杆草耙，在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他招呼洛克乌德先生跟着他走，穿过了一个洗衣房和一片铺平的地，他们终于到了洛克乌德上次被接待过的那间温暖的、热闹的大屋





子。在准备摆上丰盛晚餐的桌旁，客人很高兴地看到了那位“太太”，先前洛克乌德从未料想到会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着。他鞠躬等候，以为她会叫他坐下。然而，她望望他，往自己的椅背上一靠，不动，也不出声。

“天气真坏！”洛克乌德先生说，“希刺克厉夫太太，因为您的仆人偷懒，我可大吃苦头啦。我费了好大劲才使他们听见我敲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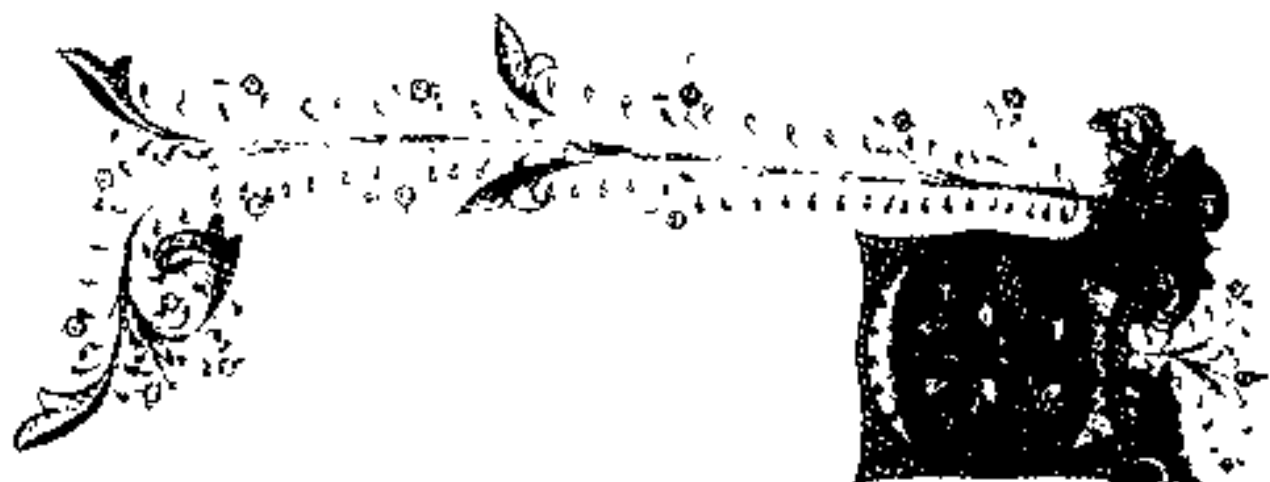
她死不开口。她总是以一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眼神盯着洛克乌德。

“坐下吧。”先前一直不吭声的那个年轻人粗声粗气地说，“他就要来了。”

洛克乌德先生服从了，轻轻咳了一下，叫唤那恶狗朱诺。这次，它总算赏脸，摇起尾巴尖，表示认他是熟人了。

“好漂亮的狗！”洛克乌德先生又开始说话，“您是不是打算不要这些小的呢，夫人？”

“那些不是我的。”这可爱可亲的



女主人说，比希刺克厉夫本人所能回答的腔调还要更冷淡些。

“啊，您所心爱的是在这一堆里啦！”洛克乌德转身指着一个看不清楚的靠垫上那一堆像猫似的东西，接着说。

“谁会爱这些东西那才怪呢！”她轻蔑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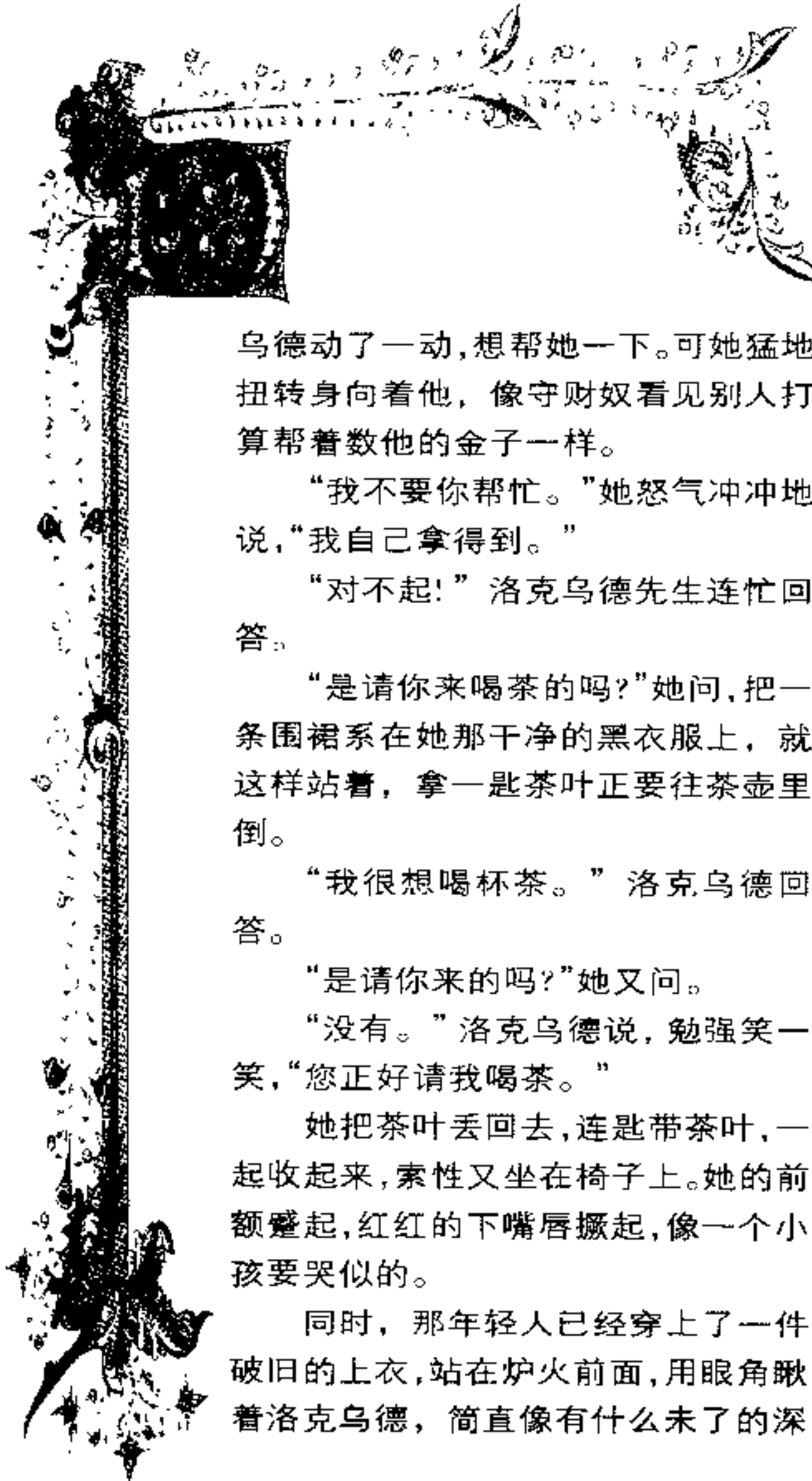
倒霉，原来那是堆死兔子。洛克乌德先生又轻咳一声，向火炉凑近些，又把今晚入气不好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本来就不该出来。”她说，站起来去拿壁炉台上的两只彩色茶叶罐。

她原先坐在光线被遮住的地方，现在洛克乌德把她的全身和面貌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苗条、清秀，显然还没有过青春期。挺好看的体态，还有一张他生平从未见过的绝妙的小脸蛋。五官纤丽，非常漂亮。淡黄色的髻发，松松地垂在那细嫩的脖颈上。至于眼睛，要是眼神能显得和悦些，就要使人无法抗拒了。

此刻，她正试图够到茶叶罐。洛克





乌德动了一动，想帮她一下。可她猛地扭转身向着他，像守财奴看见别人打算帮着数他的金子一样。

“我不要你帮忙。”她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拿得到。”

“对不起！”洛克乌德先生连忙回答。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问，把一条围裙系在她那干净的黑衣服上，就这样站着，拿一匙茶叶正要往茶壶里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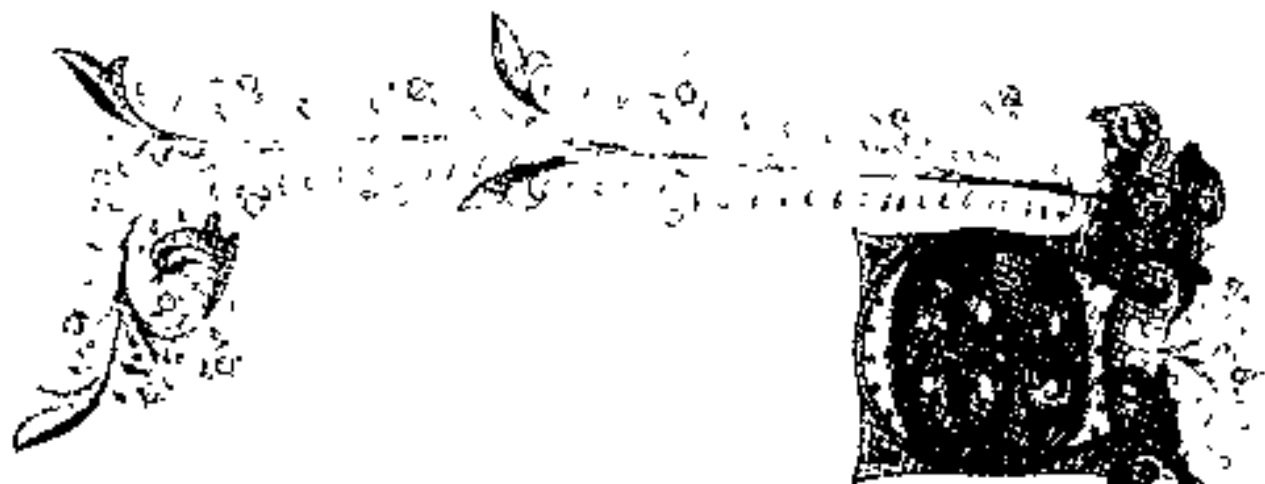
“我很想喝杯茶。”洛克乌德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没有。”洛克乌德说，勉强笑一笑，“您正好请我喝茶。”

她把茶叶丢回去，连匙带茶叶，一起收起来，索性又坐在椅子上。她的前额蹙起，红红的下嘴唇撅起，像一个小孩要哭似的。

同时，那年轻人已经穿上了一件破旧的上衣，站在炉火前面，用眼角瞅着洛克乌德，简直像有什么未了的深



仇似的。洛克乌德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仆人了。五分钟以后，希刺克厉夫进来了，多少算是把洛克乌德先生从窘迫的境况中解救出来了。

“您瞧，先生，说话算数，我是来啦！”洛克乌德叫道，装着高兴的样子，“我担心要给这天气困住半个钟头呢，您能不能让我在这会儿避一下。”

“半个钟头？”希刺克厉夫说，抖落衣服上的雪片，“我奇怪你为什么要挑这么个大雪天出来逛荡。你知道你是在冒着迷路和掉在沼泽地里的危险吗？熟悉这里荒野的人，往往还会在这样的晚上迷路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目前天气是不会转好的。”

“或许我可以在您的仆人中间找一位带路人吧，他可以在田庄住到明天早上——您能给我一位吗？”

“不，我不能。”

“啊呀！真的！那我只得靠我自己的本事啦。”

“哼！”

“你是不是该准备茶啦？”穿着破